

行走

清州“巡河”记

木月水 方成

“百年后全线又通水，大运河再润沧州城”，一夜之间，这条新闻刷遍了整个朋友圈。大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，作为一个沧州人，等这一天已经太久。可当喜讯真的来临，感觉又是如此突然，像是遥不可及的梦境一下子变成了现实。这一刻，我从心底意识到：千年大运河再一次苏醒了。

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感受运河，仿佛待哺的婴儿正在被母亲召唤，一刻也不想耽误。感受运河的方式有很多，但最直接、最真切的莫过于步行。于是，我邀上三五个同事，从运河沧州段最北端出发，沿河一路南行。这次旅程，可以称之为“巡河”，巡青县数十年之发展，循古清州数百年之遗存，寻古运河上千年的神韵，把对大运河的眷恋化作坚实的足迹，为生于运河畔、长于运河畔的我们带来一次精神的洗礼。

清河 古老荒凉地 今日幸福乡

早上六点，我们来到了青县与静海交界处。南来的运河水在这里结束了沧州段215公里的行程，向北流入天津境内。多云的天空下，河道被雾气笼罩，看不到来处，也望不到尽头。河水流速不快，但已经涨高了不少，在晨光中泛着淡绿的光泽。清晨的河畔万籁无声，只听到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河岸，像是在演奏一首舒缓的钢琴曲。大运河这次全线通水，不仅能满足沿线城镇用水和农田灌溉的需要，也将有效地回补地下水，改善自然生态。举目望去，河滩上的草木抢先得到了运河水的滋润，肆意展现着旺盛的生命力，几棵老树随意地生长着，东倒西歪却又枝叶繁茂，野草野菜从去年的枯枝败叶下钻了出来，开出了花又连成了片，把河滩染成一片五彩斑斓。目光所及之处，一片原生态的景象。

眼前的一切，对于现在的人们是难得的风景，但对于古人来说，却意味着孤独与荒凉。我们所在的流河镇，得名于运河上供旅人休息住宿的流河驿。民国《青县志》记载：“流河驿，明永乐二年青县知县孙安建。”可见600余年前，流河镇就是沿运河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。古代的青县土地贫瘠，天灾人祸频发，“田地多荒芜”，在流河驿停泊的旅人也被眼前的景象打动，纷纷感叹景色的荒凉。有诗写道：“流河滩日夜不寐，海风江雾旅魂惊。洪涛洗鱼龙影，野成荒凉豺虎声”（明于珙《夜泊流河驿》）。有人写得更加直白：“帆落风初定，深更泊野滩。乡村多是盗，州县若无官”（明孟思《流河驿》）。文人墨客见到旷野无边，又见河道曲折行船缓慢，不知何时才能到达，难免心中忧愁，发起感慨来：“混混河流浊，荒荒岸草长。睡人牵彩缆，远客逐牙樯。水逝嗟浮世，云横望故乡。百年能几日，奔走鬓毛苍”（明权近《过流河驿》）。

幸好，这样的描写只存在于古人笔下，今日的流河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。随着我们接近流河镇区域，周围成方连片的麦田越来越多，远远望去像一块块绿色的地毯。路边的树木也变得整齐起来，秩序井然又充满生机。

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古老的大槐树，树龄少则几十年，多则数百年，有些主干已经中空，有些枝尖已经干枯，却依旧长出满树新叶，层层叠叠、郁郁葱葱。槐花历来受到人们喜爱，以农历五月为最，苏轼有诗写到：“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花，浮香不减到天涯。”眼下还没到五月，一簇簇白中透绿的槐花已经挂满了枝头，虽然不及盛开时香气浓郁，却自有一股清新淡雅，春风吹过，丝丝飘散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村民们把古槐当作神祇，在合抱粗的树干上系上红布，祈求平安幸福，久而久之，每一棵古槐都有了灵验的传说。古槐是否有灵性尚且不论，这种不畏岁月、不惧风霜、奋力争春、造福乡里的品格，不正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写照吗？

人民创造了历史，历史成就了流河。如今的流河，论生活富足、生态宜居，和其他乡镇没有什么两样，但要说流河镇有什么特色，就不得不提到其历史悠久的红木文化。据考证，自明朝永乐年间开始，来自东南亚的珍贵红木经内河漕运北上至流河驿，随后将木料卸船晾晒，“以防烟瘴之气”，经初加工后，再运至京城精工细作，最终成为宫廷御用家具。同

时，大量本地匠人被征召进宫，待年老还乡后，又会有新人补充进宫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正宗的“京作”工艺在流河一直传承下来。如今，流河镇3.4万人口半数以上从事红木相关产业，红木家具生产销售企业近4000家，行业总资产近百亿元，红木从古时帝王专享的奢侈品，真正变成了造福一方的富民产业。

我们经过流河北街、中街、南街一路向前，过了南街不远，就登上了跨河大桥。站在桥上望去，运河里波光粼粼，透过清澈的河水，依稀可以看到河底的水草随波飘荡。桥头一位老者正在悠闲地散步，老人家步履轻健、精神矍铄，看似不过古稀上下，见我们徒步前来，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。经过询问，才知道老人竟然已经88岁高龄，古称“米寿”。老人家得知我们为运河而来，不由得感慨万分：“守着运河一辈子，运河来水，这都多少年没有见过了。”

跨过大桥来到运河东岸，路边是人和镇村。只见家家门口彩旗招展，大街小巷干净整洁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村子里随处可见与运河有关的壁画，生动记录着村庄的历史；这里最早是马厂兵营旁的“买卖街”，来自天南海北的商人们定居下来，逐渐形成了村庄，全村30多个姓氏期望能够和睦相处，所以用“人和”二字为村庄命名。同伴告诉我，眼前的人和镇村就是远近闻名的流河火锅鸡的发源地。上世纪80年代，3户人家做起了火锅鸡生意，凭着独特口味和诚信经营逐渐干出了名堂，但他们并没有藏私，而是将技艺慷慨地传授给了更多的村民。目前，全村100多户人家，有将近一半在外从事火锅鸡行业，小小的人和镇村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美食之乡”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是移风易俗丧事简办和孝敬老人的模范村、美丽乡村建设的样板村，近年来获得了多项省、市级荣誉称号，堪称流河镇的“明星村”。

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人和镇村的百年变迁也是整个流河镇的缩影。流河镇从贫瘠到富饶、从荒凉到繁荣，离不开天时地利，但终究还是靠人和。“人心齐，泰山移”，不管是什么地方，有了“人和”二字，距离好产业、好环境、好日子也就不远了。

马厂 百余年金戈铁马 70载天地翻覆

离开流河镇，我们就很快进入了马厂镇的范围。马厂在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，如果说流河浓缩了青县古代的漕运史，马厂则承载了青县近代以来的战争史。同治十年(1871年)二月，直隶总督李鸿章以“青县地近畿辅，拱卫攸关”为由，奏请同治皇帝在马厂设防，调准军周盛传部25个营共计21000人驻扎马厂，从此，马厂成为军事重镇。民国时期，各派军阀、日伪军先后在马厂驻军；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解放军驻地，直到现在，还是武警部队的训练基地所在。

我们走在堤顶路上，路边不远处就是兵营，高高的围墙、深深的壕沟把兵营同外界隔绝开来。一块巨石上刻着“马厂兵营”四个墨绿色大字，沉重而威严。从这里向下一拐，我们来到了兵营门前，一股军旅气息扑面而来。一条水泥路径直通前方，路面被打扫得纤尘不染，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笔直地矗立着，在晨风中摇动着碧绿的叶子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庄严的卫兵在向我们敬礼。沿着这条路直走，我们到达了此行的重要一站——马厂炮台遗址。

马厂炮台是当年马厂兵营的一部分。1871年，“盛字营”驻扎马厂后，立即以运河为界，修建东西两座大营，历时两年完工。其中东大营筑炮台9座，驻18个营；西大营筑炮台5座，驻7个营。两座大营之间以渡船交通，又随时可以搭成浮桥，调动兵马。这样的布置，让马厂兵营成为一个横跨运河的军事要塞，据河而守，万夫莫开。时人这样描述马厂兵营的景象：“夹河布行营，云是为镇抚。辕门高且宏，炮垒矗天柱”（清孙杰亭《失题》）。

转眼间，整整150年过去了，当年气势恢宏的大营早已没有了踪迹，十几座炮台也大多毁于战火，只剩下最大的中央炮台，依旧巍然屹立。怀着敬畏的心情，我们登了上去，只见炮台壁垒斑驳，满是岁月痕迹，但主体结构完好不缺，暗道、通风口、排水渠清晰可见，穹顶的藏兵洞仍然可

以进入，整个炮台几乎保留了百年前的原貌，足见当年的施工质量极为过硬。旁边的石碑记载：“炮台呈圆形，共三层，通高8米。底层土筑。二层夯土结构，上层三合土夯筑，为中心炮台，台顶置炮。”我们登上炮台顶端，不远处的河道一览无余，可见当年整个河面都在火炮射程之内。此时，武警部队的军号声阵阵传来，我们依稀听到了当年盛军大营的操练声，河风迎面吹来，没有了刚才的轻柔，反而带着些许刚刚肃杀，让我们隐约闻到了曾经的烽火硝烟。

“民国”六年(1917年)，张勋复辟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，起兵讨伐。马厂成为讨伐张勋、“再造共和”的发起地。

20世纪20年代，各派军阀多次在马厂附近展开鏖战，马厂乃至整个青县惨遭兵祸，民国《青县志》记载：“炮震血飞，血暴土碧，伏尸盈野，境内棺木征求即罄，船运车载殃及邻邦，残骸遗骨枕藉相望，民众遭殃，十室而九为兵炊，肩担背负，地方人民筋疲力尽不得喘息。”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，国民党二十九军张自忠部在马厂、流河一带，沿运河设立防线与日军展开激战，双方损失惨重。最终日军攻陷马厂，进而继续南侵占领青县城。

……

我们走下炮台，回望着去，炮台像一座巨大的坟墓，将无数血与火的记忆埋进历史的深处。炮台上开满了白色的野花，随着春风轻轻颤动，像是给历史蒙上了一层白纱。未来，马厂炮台还将与运河相伴、与兵营为伍，继续充当历史的见证者，不同的是，灾难与屈辱都已远去，它将见证国家的强大和人间的繁华。

离开炮台，我们回到堤顶路继续启程。到了上班的时间，路上车辆越来越多，方才宁静的河滨也显得喧闹起来。我们振作精神，经下马厂、上马厂等村一路向前。

一路上，路面干净平整，路边树木高低搭配，错落有致，各村民居都是白墙红瓦、整齐划一，街边公园或依地塘而建，或依坡地而建，又显得各具特色。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些高大的梧桐树，树干和白杨一样挺拔，枝叶比古槐更加浓密，巨大的树冠开满了粉白色的花朵，在阳光下灿烂夺目，像一朵朵绽放的烟花。马厂自古流传着“战马路河床、碧桐引凤凰”的俗语，可见在人们心中，只有美丽又气派的梧桐树才配得到百鸟之王凤凰的青睐。抬眼望去，虽然看不到凤凰，但一只只大喜鹊争相在树上筑巢，迎着路上来往的人们，不时发出嘎嘎的叫声。有风来仪也好，喜鹊报喜也好，都是古老相传的美谈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永远不会变的。

马厂两处重要的古迹，一是炮台，另一个就是马厂减河。所谓减河，就是为了减少河流的水量，在主河道之外另开的通入海洋、湖泊或其他河流的河道。与沧州人熟悉的捷地减河、兴济减河相比，马厂减河在历史上的地位更加重要。在马厂减河的起点靳官屯村（今属静海）九宣闸北，竖立着一块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亲自撰写的石碑，详细说明了开通减河的三方面原因：“津郡处九河下游，三淀既涇，有川而无泽。三岔河为诸水交汇之区，每当伏秋盛涨，众流荟萃，数百里渺渺汪洋，一望无际。不有河以分之，其患不止……亦可引淡刷碱，俾曩时不毛之地得以繁其生殖……津地迤西自东，仿南方稻田之制，广为开辟，其阡陌纵横，河渠萦绕，尤堪限戎马之不足，于海防局势亦不无裨益，所谓一举而三善备焉。”于是，自光绪元年(1875年)开始，李鸿章调集以“盛字营”为主的30余营兵力，平地开河13丈宽，用时6年，开掘了全长近90公里的马厂减河，把6万余亩贫瘠的盐碱地变成了富庶的鱼米之乡。《清史稿》记载：“自靳官屯抵大沽海口，减河两岸各支河一、横河六、沟岔河渠悉如法。建桥隔50余处，备蓄泄，使淡水咸水不相渗混，成稻田6万余亩。滨河斥卤地沾水利，可垦以亿计。”从此，马厂减河以及下游众多的河道形成了以小站镇为中心的水系，孕育了著名的“小站稻”，而小站镇更是成为袁世凯练兵、北洋军阀崛起之地，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历朝历代都把兴修水利当作重要任务。清末国弱民贫，尚且动用军队修建马厂减河；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国



运河岸（油画）张再春 作

家对水利的重视程度更是空前提升。一路上，我们不时见到水闸、扬水站、水质监测站等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建于1978年的马厂公社排灌站。远望望去，它孤零零立于旷野之中，只比普通平房高了一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；走近细看，朱红色的砖墙、屋顶的红星、“抓纲治水”的标语才显示出它的不同，透着一股浓厚的时代风格。

排灌站后面的堤坝上，几个老人望着排水渠，不知在交谈些什么，我们靠近一看，绿莹莹的水面下，一尺多长的大鲤鱼、大草鱼游来游去，它们不时地靠近水面，翻出一个接一个的水花。我一时心痒难耐，只恨不得撒上一网。正巧这时，竟然有人拎着一套渔网走了过来。我满怀欣喜地借了过来，右手牵绳，左手托网，借着腰力，一转身就撒了出去。网在空中像扇面一样展开，落在水里激起一片浪花。可惜，水里的鱼儿大概见惯了人们捕鱼的手段，变得十分狡猾，最终没有一条落网。

这让我回想起少年时跟着大人在海边打渔的经历，尽管过了几十年，撒网的手感仍然和当年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当年撒网是为了生计，今天撒网只是为了娱乐。

排灌站的外墙上镌刻着伟人的语录：“试看天地翻覆”。当年排灌站建成之时，马厂公社的人们必是满怀壮志豪情。转眼几十年过去了，一切都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。与各种新建的水利设施相比，眼前的排灌站显得微不足道。但不变的是一代代运河儿女改天换地的斗志、攻坚克难的精神，必将随着流淌的运河水代代传承、历久弥新。

司马庄 北国江南 瓜果飘香

经过3个多小时的跋涉，我们开始感到疲惫，本来较轻的步伐变得沉重起来，有的同伴渐渐跟不上队了。幸好在规划路线时，我们把不远处的司马庄村作为中途休息和吃早餐的地点，大家打起精神，拿出望梅止渴的劲头，奋力前行。

走到孙官屯附近，我们再次过桥来到运河西岸，远远地就看见盖宿铺村的村牌。在沿途的众多村庄中，这个村的名字显得尤其特别，其来源于古代的驿递系统。民国《青县志》记载：“驿为驿站，递为递铺。二者相为表里，为传达情报之机关。”明清时青县境内有流河、乾宁两大驿站，另外还有13处递铺，盖宿铺便是其中之一。近代以来，随着驿递系统的衰落，递铺也失去了原本的功能，但盖宿铺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，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成为红色交通线上的关键一环。

附近一个不起眼的河弯处，静静地竖立着一块石碑，正面书写着“盖宿铺红色渡口”几个大字，背面内容为：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我村地下党组织秘密成立了‘大筐箩’红色渡船小分队，在此渡口摆渡过革命将领和无数革命战士渡河奔赴抗日、解放战场，为抗战胜利、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。”为石碑题字的，正是当年渡河的八路军战士的后代、青县县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建华同志。

太阳越来越高，气温开始上升。从盖宿铺到司马庄不过三四公里的路程，此时却显得格外漫长。路边的苦

菜花密密匝匝，迎着阳光，铺展一地金黄，远远望去，像金色的飘带，沿着堤顶路蜿蜒舒展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想当年，春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去挑野菜充饥，其中最常见的是苦菜花。“苦菜花儿开满地黄，乌云当头遮太阳，鬼子汉奸似虎狼，受苦人何时得解放……”一首电影插曲更是唱出了老一辈人的心声。新时代，苦尽甘来，贫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而苦菜花依旧用渺小的身姿默默点缀着田野和街道，偶尔有挑菜的村民，把它们装进篮子带回家里，蘸上大酱，一口咬下去，仍然是记忆中的清香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们到达一个岔路，顺着斜坡向下—转，眼前景象豁然开朗，司马庄终于到了。

一路走来，我们见到了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，但司马庄的景色还是让人眼前一亮。入村便看到一片极为开阔的水面，被当地人称作“运河湖”。绿柳成荫的湖心岛、白玉雕栏的石拱桥、古色古香的观景长廊、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，整片风景不像北方的村庄，倒是像江南的水乡。湖边隐隐传来的蛙鸣声，又为这片景致增添了几分野趣和生机。在向导引领下，我们品尝到了司马庄有名的有机蔬菜，晶莹剔透的黄瓜、五彩斑斓的青椒、鲜嫩多汁的生菜，让我们疲惫的身体再次充满了能量。据介绍，司马庄的有机蔬菜种植始于上世纪90年代，1998年，建起了全县第一家无公害有机蔬菜示范园。仅仅10余年间，就发展成了沧州乃至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绿色蔬菜基地。如今，司马庄现代农业园区面积超过5000亩，拥有500多个特色品种，蔬菜年销售量100多万公斤，实现销售收入5600多万元。此外又建起了果蔬小镇、莱博园等观光设施，逐渐成为以生态农业为特色的休闲度假胜地。

休息片刻，我们继续启程。放眼望去，一个个现代化蔬菜种植基地分布在运河沿岸，连片的温室大棚像是雪白的梨花开遍了整片土地。记得有一次夜里乘车经过，在月光映照下，眼前的景象又像茫茫大海上的白浪翻滚、波涛起伏。这里距离县城已经不远，郊区发展设施农业，不仅能让市区人民随时享用新鲜的农产品，更能降低对外部运输的依赖，增强城市的自给能力。在疫情发生、全国各地严加管控的当下，这种能力显得尤为必要。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”多年前的一项正确决策，让全城百姓受益至今。那么大运河呢？她的诞生伴随着帝王的雄心和百姓的苦难，甚至埋葬了一个强大的王朝，却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命脉，让沿岸的亿万生灵受益千年。

天气完全放晴，清晨的雾气消散无踪，蓝天、碧水、绿树变得色泽鲜明，整条运河仿佛一条展开的水彩长卷，美不胜收。在河风的吹拂中，我们不觉加快了脚步。

清州 千年古镇 源远流长

自司马庄开始，我们已经进入清州镇的范围。清州镇是青县县城所在地，1988年，由城关镇改名而来，距今只有30多年，但“清州”这个地名却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。

“清州”是青县古称之一。史书记载：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，在境内设置参户县。唐昭宗乾

宁年间，于此置乾宁军。五代时，乾宁军被契丹占据，改称宁州。后周显德六年(959年)收复，复置乾宁军。北宋大观二年(1108年)改军为州，称清州。蒙古太宗二年(1230年)改州为府，称清宁府，七年(1235年)复治清州。明洪武八年(1375年)，因运河决口，改“清”为“青”撤州为县，始称青县，至今。

透过这些时间节点，我们可以理清青县复杂的历史脉络，几乎每一次建制变动都伴随着战乱、灾害、改朝换代，古老的县城饱经磨难，一次次衰败又一次次重建。眼前的清州镇，自唐朝以来为历代军、郡、州、县、镇治所驻地，经历了这片土地上千年来所有的存亡兴衰。清州镇的历史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厚重得多。

向着县城的方向，我们继续踏上旅程，前面是3个转了180度的巨大河弯，堤顶路也随之曲折起来。沧州段运河最大的特点就是弯多，为了降低水位，减少汛期水患，也为了降低流速，便于船只靠岸停泊，古人用一个一个河弯来实现目的，所以有“三弯顶一闸”的说法。

前面第一个弯因形似月亮，被称作“月牙湾”，这里本是一处古代的渡口，岸边立着一座古人撑船渡河的石像，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在此下船驻足，并题诗留念。

走到第二个河弯，可以看到河水的流速明显快了不少，河水不停地打在岸上，激起一层层雪白的泡沫，正如苏轼笔下所写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。然而对周围的村民来说，这样的景象没有什么诗情画意，反而意味着决口的风险。该弯段上游有80米直道，水流湍急，明清之际屡次决口，为运河西岸带来严重水患。于是，西岸各村村民组合起来，用黏土、熟石灰、沙子混合成“三合土”，又加入糯米浆从河底逐层夯筑，修筑了40多米长、20多米高、半米厚的灰坝，有33米保存至今。由于灰坝顶端与堤顶路齐平，所以在远处看不到灰坝的存在，只有走到近处，沿着护栏走到下面，才能清楚看到灰坝的断面。虽历经数百年的风化侵蚀，伸手摸上去，依旧坚硬无比。可以想象，古代劳动人民为了保卫家园，付出了多少智慧和汗水。

走到第三个河弯，时间已经接近中午，阳光变得炽热，照在身上有些火辣辣的刺痛，我们穿上外套，沿着弯曲的河道一路疾行。地平线上浮现出成片高楼大厦的轮廓，县城已经近在眼前。广阔的河滩被打造成了生态修复示范区，假山、甬路、广场、雕塑让这片原野多了几分艺术气息，成为市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。连片的树荫下，三口之家停下了汽车，支起桌子开始准备野餐，调皮的孩子们不顾大人的劝阻，在一旁的秋千架上荡个不停。大自然的灵气与人间烟火气在这里交汇融合，展现出别样的风景，这是大运河给予现代人慷慨的馈赠。

正午12点，我们终于到达了青县县城。耗时6个小时，横穿3个乡镇，行程近30公里。大家满身疲惫、满面风尘，但想到一路的见闻，心里都感到无比的充实和欣慰。大运河是一部流动的史书，河畔的一村一域、一草一木都包含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，等待着后人来挖掘和追寻。在不久之后的某个清晨，我们将继续开启“巡河”之旅，巡视今日的风景，循着前人的足迹，寻找大运河无穷无尽的奥秘……